

佛國曆象編

卷之五



= 5
2460
5



門二五
號2460
卷5

佛國曆象編卷之五

平安東森隱士無外子釋圓通 撰

雲陽 空谷子釋智轍 校

曆法第四之三 凡二十七條

論日有五蝕

日有五蝕是日月經緯錯行之所為是猶可因理而推者也如其變異之蝕則不可因理而推者而佛教以是變異之蝕為修羅之障是支那西洋之所不曾知者也南齊書云舊說曰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會舊術云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



東行及日交中交從外入內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
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西北
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
不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漢
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
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為
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
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亦謂日蝕不起於
東然而晉書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
之而云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日從上始皆為革命

之後自義熙至是其間十有五年日食凡五而皆從
上始也是天示其徵應者而非常理之所推矣豈運
籌任數者所可得而知哉

論日蝕之疑難

南齊書曰王逸以為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
須臾應過西崖既復次蝕東崖今察日蝕西崖缺而
光已復過東崖而獨不掩逸之此意實為巨疑王充
論衡亦出此疑難如支那西洋之說為日月俱東移
而月速於日十二倍則此疑甚難通若據印度之說
則此難易曉日之周行速於月而日月俱西移日自

佛國曆象編 卷之五
東及月故日蝕每虧從西而月之緯行速於日十二
倍故日纔蝕而與月斜別或差於西北或差西南是
故不應西崖既復次蝕東崖也加旃當此時二曜之
行有高卑之別故不致此難

論暗虛之說

南齊書云先儒難月以望蝕去日極遠誰蝕月乎說
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虛
道中則爲氣所翳故月爲蝕也又隋書日月食以月
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
日對如鏡居下魄耀見陰名曰暗氣奄月則食故稱

當月月食當星星亡暗虛之說古人有所深考故其
義雖不中不甚遠也較之西洋以月蝕爲地影則其
義頗近矣雖然不如羅暎計都之有實驗而其義的
切也羅計者詳之於前

論西說太陽測量無定準

西洋天學家測日之量其差舛最甚矣利瑪竇曰日
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八之三而其徑四百八十八
萬四千零三十五里餘西洋新說云日徑大於地三
百六十倍同新說云日徑大於地爲五倍奇其大小
懸絕既致霄壤數百倍之差矣其餘十有餘家其違

佛國曆象編 卷之五 三
並皆不啻蠅垤與丘山也凡運籌任數者未曾聞如此許多乖角而稱可者也西學者謂七曜離地及其大小等各有測算之法測量之器實非荒唐之言揣摩之見直是一毫不爽者然高低尚有定位而行天轉旋皆可測也不畏大方極口自讚而其無定準如斯奚得其無毫差哉彼自謂器測實驗誠得厥真而極遠之境取微無則故十人測之而有十差爾孰與佛說爲日宮五十一由旬其言一出而千載不易者論西洋新舊天說不足依用

西洋舊說測地周爲九萬里而月離地心爲四十八

萬二千五百二十餘里辰星離地心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太白離地心二百四十萬六千八百一里餘日離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一里餘熒惑離地心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歲星離地心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填星離地心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里餘經星離地心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外卽係一日一周宗動之天包絡轉運諸天者其離地心有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餘其新說者與舊說大

異而詭變滋甚其義如粗出於前而其七曜離地等之測算十有餘家亦各天隔今舉其一家測算之異餘畧之身數濕以爾之所測算水星距地三萬二千倍縛而掙之所測算水星距地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倍金火木土亦各互齟齬天淵不同若是全令人無所適從予故曰不足依用也

徵西說七曜離地之訛謬明據

西洋新說家並言月者地球之副星而獨繞地球故去地最近或為地球半徑一萬九千倍或為地徑六千倍凡新舊諸說言七曜離地之數者率皆妄誕不

足依用何者晉書天文志云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又曰惠帝太安二年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又曰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又曰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同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與奄自入其象別同六年二月太白入月同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又云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同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隋書天文志亦云凡月蝕五星其國亡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蓋天變者司

隋書天文志亦云凡月蝕五星其國亡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蓋天變者司

天矣之史臣記之天下俱所見而驗證莫明焉今檢一兩史五星入月者不一而足若西說者如何通西說爲言辰星高於月爲皇國里法七萬二千七百零五五而入月者數矣又西說爲言歲星高於月爲皇國里法二千百零四萬九千五百一十零里六六不盡而今五星皆有入月者何也其餘皆準之其非顯著如此若據印度之說則迴照輪距地百六十萬里於皇國里法爲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有奇而行度時有高卑故有月奄五星又時有五星入月兩無妨如印度斷日蝕法言或火星在日下或三星已上同聚一宿則不得其蝕其義與支那同以可知耳近者西洋新說奇譎百出人徒惑厥精算是以不能遽悟其非然今以五星入月實驗觀之則其說殆若瓦解矣

論西洋五星距地測量之謬

上已以五星入月之辨駁西洋五星離地之測量今又重覈論其非

西洋天學家身數濕以爾之所測算以地球半中徑爲積 五星距地球遠點之測量

土星距地二十四萬四千倍

木星距地一十四萬三千倍

火星距地五萬九千倍

金星距地三萬八千倍

水星距地三萬三千倍

又五星距地球近點之測量

土星距地十七萬六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六萬八千倍

木星距地八萬七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五萬六千倍

火星距地八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五萬一千倍

金星距地六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三萬二千倍

水星距地一萬一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二萬二千倍

縛而掎之所測算 五星距地球遠點之測量

土星距地三十八萬零五百五十倍

木星距地二十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倍

火星距地九萬二千二百二十倍

金星距地六萬零零五十倍

水星距地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倍

又五星距地球近點之測量

土星距地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八倍 較前遠點其差十萬零四千二百八十二倍

木星距地一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八倍 較前遠點其差十萬零四千二百八十二倍

火星距地一萬三千倍 較前遠點其差八萬五千九百八十二倍

六百六十八倍 較前遠點其差七萬八千五百五十三倍 金星距地九

千零四十倍 較前遠點其差五萬一千零九倍 水星距地二萬三

千二百二十一倍 較前遠點其差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七倍

其不同如此今且就後測算以論之其乖理殊甚其

論土星自近點至遠點加距十萬四千二百八十二

倍而人視其遠點之時與近點之時無異者何也今

以例徵其非彼說月之徑為皇國里法九百三十八

里而以月距地為地之半中徑三百七十倍今人視

月其大僅如扇設二倍之則為地之半中徑七百四

十倍而人所見必當如徑二三寸玉盃倘更三倍之

則為地之半中徑一千一百一十倍而其大可一寸

倘四倍之則人終當不得見之今土星在其近點時

與其遠點益十萬四千餘倍所見相齊者何也請試

以月之距地驗之其非自明矣

論西法恆星天測量之非及恆星為太陽之謬

西法為恆星高於太陽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萬四

千一百五十五里而西儒測五星距地既妄則其測

恆星亦誰肯為適當乎且彼新法以謂恆星者皆太

陽而不動也今請併徵其非南齊書曰難曰日之夜

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不見答之

曰夫言光有所衝則有不衝光矣言有所當亦有所不當矣夜蝕度遠與所當而同沒晝蝕度近由非衝而得明西法今為恆星者皆太陽而其體熾熾不須佗光若然則當日之夜蝕所衝之星亡者何也恆星之非太陽確乎著矣且也以當夜蝕之所衝而亡驗之恆星之不甚高於日亦可以知也耳西儒不自度謾恃聖賢濫陰陽而無所畏憚豈不哀哉

此中為恆星以爲月所隔不能受日光故亡者且從南齊書若據印度之義則當於日衝而為羅計所蝕也言當星則星亡者也

是也

論以地球妄為星僻說

地球旋動之非已駁於前如其以地球為星者害於聖教更甚矣皇國及支那印度其法雖異至其崇天神重鬼神則其揆一也今西說為言此地恆運轉與曜宿全同自月及五星等見我地球則由海水為日所照故其光與月無異由是輒以為月及五星亦地球而人居於此與我地球無異矣甚矣哉人之好詭一何至斯儻夫如是則互天互地我與彼既等有何所憚而敬天之為竟令人至無所畏懼其害於道莫大焉西洋書中又有測月中人之長者殊不知荒唐不稽者聖賢之所誠夫赫奕二曜其有晷影之跡猶

有難得而測者況於五星中人之有無乎哉況於其形之長短乎其罔天地証聖賢奚其淺也輕寵之徒聞而悅之其極必至蔑如內外之聖典素天地之常倫其害於名教妨於慈濟甚不少小是余之所以務而闢之者也試問西學家既以月及五星爲人居而獨不得以太陽爲人居者是大火聚故也耳夫日月星宿元是同象何猥容人按排且古七曜之徵應速於影嚮歷代史志鑿鑿言之其豈皆盡虛設者哉聖人寅賓出餞納者豈愚而然者也歟

論五星測驗起於印度

唐已前亦測五星而其術未詳故宿曜經曰大唐未審知委其曜盛唐已後得傳印度諸曆其法漸備矣然而洎于元猶未究其精故輟畊錄曰文正王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回回曆又宿曜經說七曜曆曰南西北三方諸國一切悉用之印度西北者回西是也回西七曜曆則自印度波及於彼於是亦可見也耳而印度七曜曆傳于今者有西印度僧金俱吒在唐天和中而推步之者雖粗略其梗概亦足見之惜哉其書殘缺脫太陰之推步摩登伽經畧出七曜一周天之數文殊儀軌經熾盛光等諸經說五

星陵犯之徵應甚詳矣當知其術從而來大尚焉

論測七曜形量印度西洋大異并徵西測之非

西測云太陽之大當吾邦里法三十二萬九千五百零一里零九太陰之大九百三十八里八四零五土星之大二萬九千二百九十六里四零四四大於月三十一倍餘木星之大三萬五千三百零一里九三七七大於月凡三十七倍半餘火星之大一千九百零八里二三七大於月二倍餘金星之大三千四百一十二里六六大於月幾四倍水星之大一千八百三十零一里二二零六大於月幾二倍西測五星之量

悉皆暗算妄推不足依憑也古既五星入月數也大於月數十倍而能入月中人見其星之大如本者何也三尺童亦所不惑也

印度說者宿曜經云日廣五十一由旬下面玻璃之寶火精之質也温舒能照萬物立世阿毘曇論曰是日宮者厚五十一由旬廣五十一由旬周迴一百五十三由旬玻璃所成赤金所覆火大分多下際火分復為最多其下際光亦為最勝其上際金城圍繞城高一由旬眾寶所成種種摩尼之所嚴飾日天子與諸眷屬於其中住瑜伽論云其日輪量五十一踰繕

那當知月輪其量減一日輪以火頗底所成便當支那二千四十里

月宮宿曜經云月廣五十由旬下而瑠璃之寶水精之質也清涼能照萬物立世阿毘曇論曰是月宮者厚五十由旬廣五十由旬周迴一百五十由旬是月宮殿瑠璃所成白銀所覆水大分多下際水分復為最多其下際光亦為最勝其上際金城圍繞高一由旬眾寶所成種種摩尼之所嚴飾月天子與諸眷屬俱於其中住瑜伽論曰月輪以水頗底所成金星宿曜經云風精太白廣十由旬唐里法四百里而居月

二十五分之一七曜攘災決云太白西方金之精一名長庚徑一百里其色白而光明此是西印度所傳其說體量頗異蓋此書本準西印度之所傳故或有里法之異也

木星宿曜經云空精歲星廣九由旬凡當唐里法三百六十里攘災決云歲星東方木之精一名攝提徑一百里其色青

水星宿曜經云月精辰星廣八由旬凡當唐二百二十里攘災決云辰星北方水之精一名窽星徑一百里其色黑

火星宿曜經云火精熒惑廣七由旬凡當唐二百八
十里攘災決云熒惑南方火之精一曰罰星徑七十
里其色赤

土星宿曜經云日精鎮星廣六由旬凡當唐一百四
十里攘災決云鎮星中央土之精一名地徑五十里
其色黃

其他雜星量各不齊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量大者
十八拘盧舍量凡當唐一百八里中者十拘盧舍量凡當唐六十里最
小者四拘盧舍量凡當唐二十四里又增一阿含及樓炭等

說星量煩故畧之按西測為木火土三星大於月數

十倍然以五星入月驗之有月亦有掩五星互五星小

於月且與月互高卑也必矣是皆實驗也可見印度
之說信而徵矣

論西洋測量無所適從

西洋天學其為名家者競究測七曜離地及其體量
而其同異懸絕今唯舉太陽離地之異其他畧之
太陽離地之遠點以地之半中徑為積以言其列下
者皆其人名也

太陽距地一千五百八十六倍 飛把耳救數
同一千二百一十倍 甫鐸陸脈由數

同一千一百四十六倍

曷而稜得及牛數

同一千七百七十九倍

骨百耳尼結由數

同一千一百八十二倍

得逸骨

同三千四百三十倍

缺甫歷力由數

同一萬四千九百零五倍

聞迭而立牛數

同七千四百二十七倍

力郭濕郁雷數

同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倍

曼數濕以儺

同三萬四千九百九十六倍

迭刺飛列

此中其差最多者三萬三千八百五十倍也未嘗聞

測算一事而有如是迥乖角者須知無緣大荒之外

的取測算之徵所以遂不免歸於臆斷也

論日月體量內外所說不同

印度西洋其說如前篇支那之說者白虎通曰日月

徑千里又徐整長曆云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竺

漢二說其差凡不過一倍若較西法則其差甚夥若

以日大於地三百六十倍比之印度日宮五十一由

旬則其異凡五千餘倍也夫佛者王於諸天仙神

鬼教化萬邦其教無國不至矣聖言一出千載永不

易鳥北之庸常凡人之臆說漢土為日徑千里者其

言縱容似與印度之說頗合是必古之遺傳而出神

聖之說者矣不類西法之荒唐者遠矣

論言輿地廣狹內外典其說大異

西洋地球之說如前數論支那說者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域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淮南子云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周髀曰日光外

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周髀者測景得于圭表者而其所言冰海夜國今現有實據周髀所言輿地大於西說之地球許多也而其測量雖至外衡之外日光之所及而不言地之所限矣河圖及淮南之說是皆采錄舊聞者而必有其所傳與西說各恣臆斷者不同故其崑崙等之說今皆有實據故言地之大亦當必有其所本矣夫神人者履水猶地豈常理之所推哉太章豎亥蓋是神人然而支那所說皆不過言閻浮提一天下之內外其義如詳前

篇印度所說輿地其度甚廣大與西說懸絕俱舍曰地徑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乃當唐四千九百三十八萬里是以天眼親見以所測定不同庸常凡人暗算妄推西說言地甚小而測日太廣大也印度則與是相反夫日月雖顯象是天地間之一物而非可與天地對較其大小者況大於地數百倍者哉悖聖說最甚矣是故信彼說者皆言雖聖人於天文地理則所未達也使人輕蔑聖典者遂皆可根於此豈可不哀哉

論周髀所言四極節氣之差與佛說契合

上章就於佛說詳四天下日道及節氣之差而檢周髀所言其立日道及節氣之差全同佛說周髀云凡日月運行四極之道故日光外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又云日月之道常緣宿南至夏至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至冬至日中北至夏至夜半亦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問西洋談地球者亦爲晝夜易

處節氣隨地何唯佛說及周髀乎曰西儒所言雖相
 類其義大非矣余驗諸三事一者明史及廣輿記並
 言天方國一日西域用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
 日若準此義則自支那至亞墨利加食人國相隔百
 八十度故其節氣之差當不過七八日也今以自支
 那京師至天方東西相隔凡七十五度而尚云節氣
 差三日準知之故也如立世及周髀之說者里差百
 八十度則氣差適當百八十日故與西說乖角天淵
 也二者余嘗闕有合考和蘭曆相當皇國元祿十六
 年之與皇國曆者本年春分西曆則彼之三月二十

一日是日乃吾邦二月五日而皇國春分則當二月
 六日未初三刻故我與彼氣差僅一日也本年夏至
 西曆則彼之六月廿二日而吾邦當五月九日皇國
 夏至即與彼同日也又本年秋分西曆則彼九月二
 十四日是日乃吾邦八月十四日而皇國秋分乃當
 本月十一日差不足二日又本年冬至西曆則彼十
 二月廿三日是日乃吾邦十一月十五日而吾邦冬
 至乃當十一月十四日與彼差僅一日也又是歲彼
 正月三日滿月同夜月蝕自酉刻至戌刻虧二分半皇國曆則當
 十一月十六日吾邦亦當是夜酉時月帶蝕所見七

分是亦同時但食分有淺深耳又是歲當彼十二月廿二日

冬至月蝕自西中刻至戌中刻虧三分皇國曆亦同日西時月帶

蝕所見八分半是亦同時而僅有刻差及食分多寡

耳自皇國至紅毛國道程凡百三十五度然利瑪竇

坤輿圖曰相隔百八十度則時差六辰而晝夜相反

焉是大妄矣今既驗和西二曆彼此相距百三十五

度而時差僅四刻餘而氣差則不足一日也以之準

知相距百八十度則氣差僅不過三日也耳西說大

謬也明矣准佛說及周髀從吾南洲而言則當此地

冬至東洲則春分西洲則秋分北洲則夏至也左右

相距九十度則氣差亦九十日若南北若東西其正

對地者相距百八十度而其氣差亦百八十日也其

辰恰差六時是故言晝夜易處寒暑相反今據立世

阿毘曇折半迴照輪則為七億二千一百六十三由

旬半是即半周天_之里程也以配之三百六十度則

每度當四千九由旬而天度差一度則節氣亦差一

日矣檢今和西二曆其夏至者同日而無差其冬至

者二曆差一日也故折半一至以取之我與彼節氣

相差適半日也按和蘭者其地在于閩浮提西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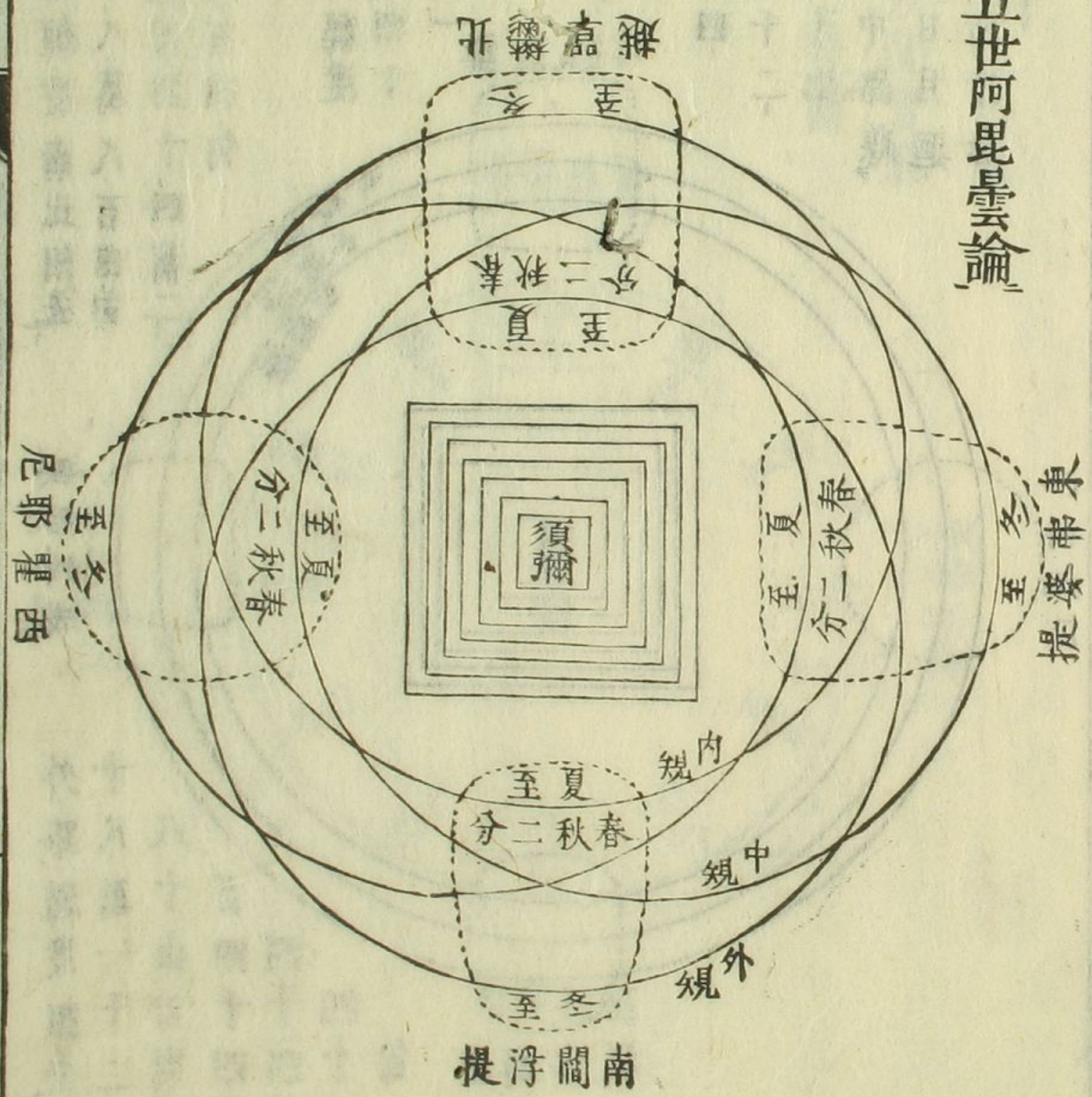
涯而皇國者在于閩浮提東洋中與和蘭相距凡當

佛國曆象

二千由旬乃適當半度故氣差方當半日也而與立
 世阿毘曇等所說其義甚合矣是實驗而最足徵焉
 既以西曆親驗之無所容疑豈非執柯伐柯者乎西
 說地度不當其實也於是益彰焉三者若子午卯酉
 正對地者晝夜相反節氣相表裏焉驗之以星度之
 移其義確存於目擊復奚疑矣今如參宿為冬至夜
 半之中星是夜乃昏見卯位而又過九十一日則昏
 見午位又過九十一日乃昏見酉位又過九十一日
 則準知昏在子位由是觀之左右相距九十度則其
 氣差一季故異春夏別秋冬若正對而相距百八十

四洲晝夜易處異節氣圖

據立世阿毘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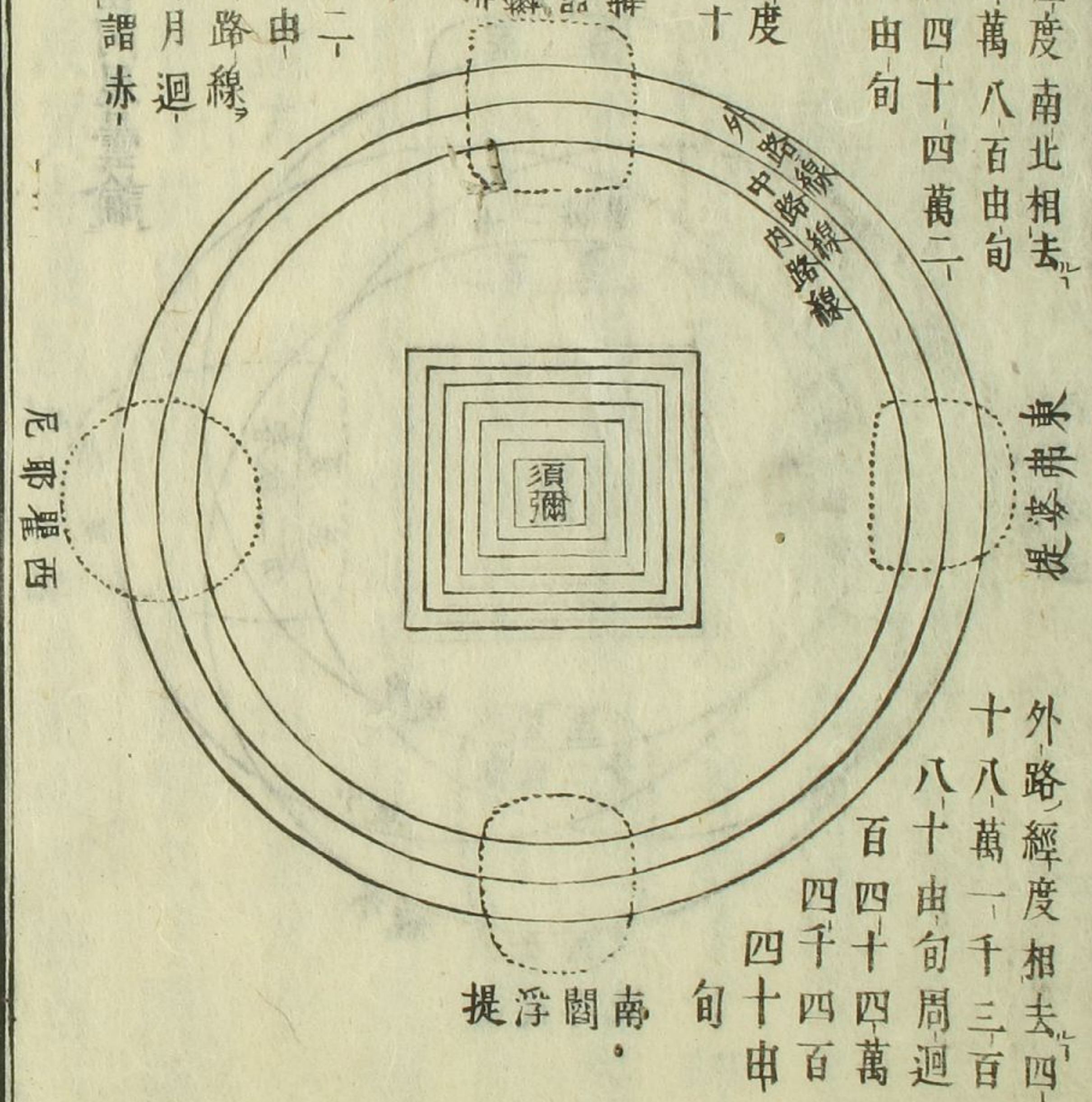


四洲黃道三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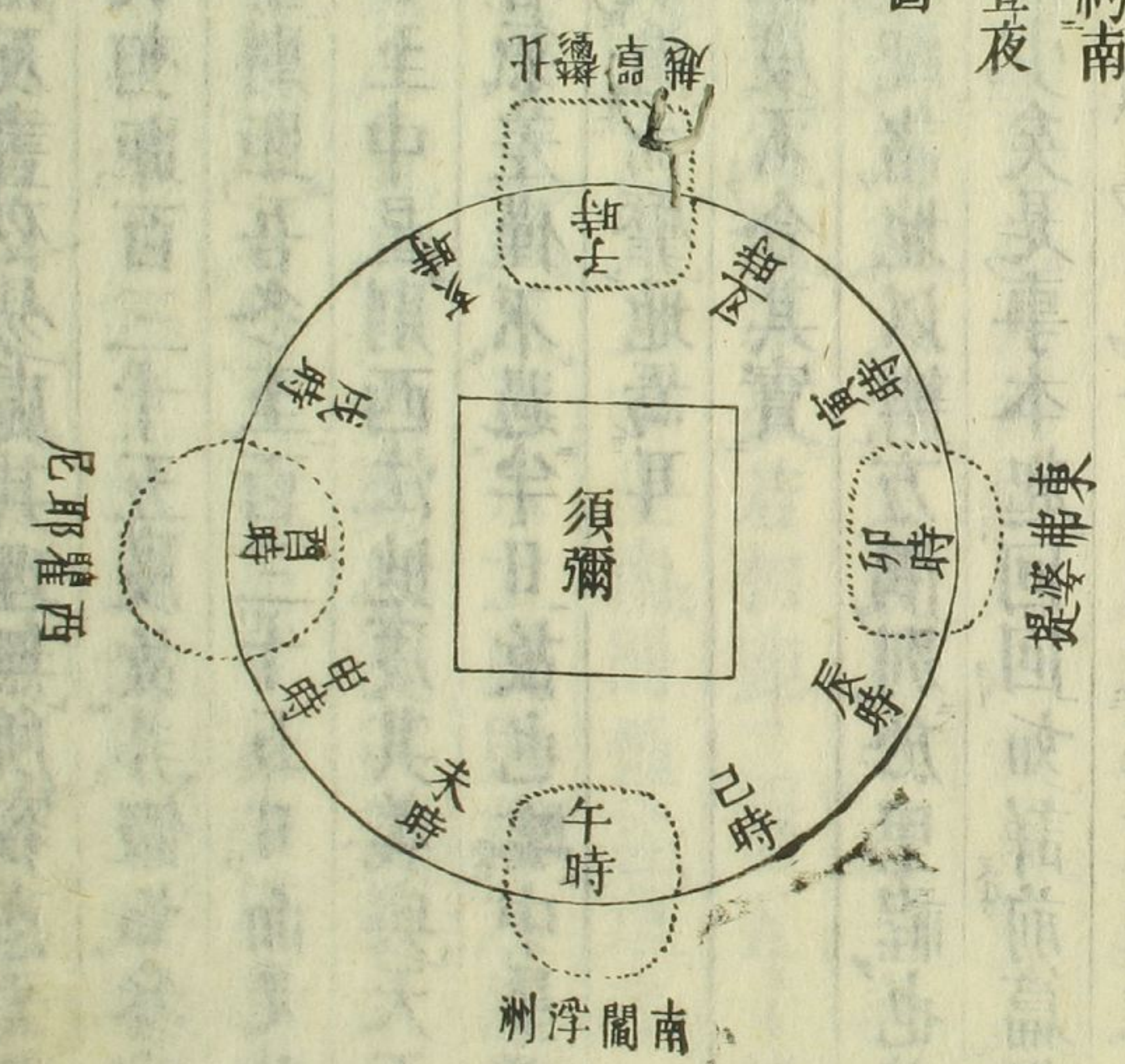
內路經度南北相去四十八萬八百由旬周迴百四十四萬二千四百由旬

中路經度相去四十萬八千九百由旬周迴百四十四萬三千二百由旬此中路線名為日月迴照輪所謂赤道是

外路經度相去四十八萬一千三百八十由旬周迴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由旬



日所在約南
洲以配晝夜
十二時圖



度則寒暑相反晝夜易處其理無所容惑焉若西說者紅毛與我相距百三十五度故非假如參宿爲吾邦冬至中星則距吾冬至百三十五日而是時參宿始爲紅毛冬至中星則西法地度其義與天不合也迥遠矣二曆氣差僅不過半日故也驗中星之移則西法之非欲道南靡地焉耳

論西法地度不合其實

西儒以天度配諸地以辨方隅別於里程也其有益知地理也不少矣是事本起回回如詳前篇想西洋邊垂諸國常事通賈船於萬國故水行是厥常矣渺

邈瀛洋由何別其遠近其所憑獨有天度耳是故彼以學天度爲切要也然西儒之所測其量不過閩浮提及與一中洲是故不過天度四分之一也西儒爲法以極星出地爲標準故若相距二百五十里北則極益高一度若二百五十里南則極益卑亦一度也故以二百五十里乘三百六十度則得九萬里也遂以爲一周地之量而其地度之法以僂於地理故皓儒碩生一皆信之不悟其非甚可哀矣其義如第二卷辨之近者有以吾邦里法測地度者曰驗北極出地二十八里四百二十步而差一度故地球之周凡

一萬百五十二里徑二千二百四十四里三百三十步餘夫蕩蕩坤輿豈如是渺小者哉如吾神州居天下之萬一東西凡當五百七里百八十步故以地理檢之自肥瓊浦至奧南部之東涯則幾及二十度雖然今且從東西十八度之義以所布算也假使以吾邦二十布列東西則其一萬百五十二里既皆盡焉毫靡地容海莫彼疏於理曷如此甚哉

論世間天說正與邪並不出南方一洲義

夫寰宇寥廓也不可能得而測令人難知莫若天也按西儒所測不過閩浮提與二中洲也而彼坤輿圖所載比較諸正法念經等之所說西人未知者甚多

矣況如餘三天下固凡人之所不知而又非舟揖所能至也蓋極辰環運中樞如輪軸如磨臍矣是故天下之測量諸數之所由而出獨係於斯曆象測算惟是之由焉肉眼所見慮知所測豈得出此外哉周髀者雖聖者所測亦是應人之所知是故以極辰為中樞以測定於天比之佛說則天地之量小大雖異梗概無差周髀所言外衡經緯比之立世等所說外衡立世謂經緯幾當二十四分之一周髀所測外衡經緯之外路而立世所說外衡經度一千九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里也是亦似出於自然之數者其他三光之運地體之義無不與佛說脗合豈

不信哉周髀及宣夜之外渾天已下支那西洋諸說
 一皆庸常凡人_レ之所臆度皆不足取而其義雖異以
 極辰為中樞者其揆一也是偏由乎人之所測肉眼
 所見為極辰所限故也其測量不出此外也宜矣哉
 舉周髀之正以徵西說不經

周髀為經其數_レ也事也得之圭表得之星度悉有實
 據也無毫所加臆見未嘗一言日月體幾許星宿體
 幾許又測天地偏據測景以定七衡六開立里程之
 外未曾言天地之大幾許也故周髀曰日光所照四
 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二萬里過此而往者

未之或知聖者立言正大而未嘗謂無其據異乎西
 儒謾欲必於大荒之外也西儒曰吾天學皆由實測
 非一任臆斷者今謂西儒天說雖皆似實驗其實不
 過臆見如彼測日或為地之五倍或為百六十五倍
 或為三百五十倍其所測各懸絕西儒亦由測算本
 於實驗然而周髀則由表股取日景於遙天之外而
 其測景而定數者在於視聽之間西儒則取測器於
 手裡而其決數在於大荒之外如日月體量等識見所不及
 遂不過臆見而已其事相似而其實大異是其所以
 所測各有許多之差也同測其事而致數百倍之違

非國不詳矣

卷之五

二十二

恬然自信豈不謂之不經乎哉

論金邊山及閻浮樹可得而窺

立世象王品曰修槃那般婆山此云金邊山高二十四由

旬當九百里於秋月時天晴不雨最放光明復有諸人

近雪山住四月彼土之俗避暑易處高平地會互相招呼往觀

天上至摩訶迦羅山頂仰觀北而遙見彼山光明照

曜因相謂曰是須彌山我今已見天上又同閻浮提

品曰時有一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氏病業

果報所得神通是人有此威神相貌若行水中前脚

未沒後脚已移若行草上草葉未靡便得移步是名生得

通通之微者而是人北踰六山登第七金邊山頂轉非真神境通也

面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黑暗怖畏而反佛問汝至閻

浮樹不答言不至佛問汝何所見是人答曰唯觀黑

暗佛言此黑暗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更向北

行重度七山又度六大國及七林七河等乃至閻浮

樹而得詳見之今世幸有精製望遠鏡齋持以至蝦

夷之北而從高山窺於其北則必當得觀金邊之光

明及閻浮樹之相若進於蝦夷至于北溟而窺之則

益可矣以論曰從摩訶迦羅山在于北印度得見金

邊光明準知其地勢頗高而北極出地大率當及五

十餘度故與蝦夷北邊其地勢寢應均矣極北雖幽渺若其有光明者謂可得窺見其事者據之故也不肖若不得遂此舉者請海內同志佛子的窺得是實微而闡海內之惑以宣暢佛乘則護法莫大焉想金邊山距北極也必不遠矣而閩浮樹者在于極辰之北千二百由旬也若夫親得此實徵則種種邪說一時冰消我焉好奇惟法是荷矣耳

論非佛說則不能盡日月及極遠之事

夫日月衆星運轉太虛萬古無錯孰御而致使然也若爲非情而自爾則其理甚不盡矣夫五嶽土壤之

積也四瀆水泉之聚也尚有神祇在而鎮焉況日月衆星照臨天地發育萬物生靈仰而憑焉群品出而成焉豈比嶽瀆哉是以先聖寅賓出日餞納日當其巡狩則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徧于群神巍巍堯舜敬天尊神其事旣如是然今蠻夷之術盛行于世以月爲土壤以五星爲人居恃先聖曷甚哉加旃或由是騁怪誕妖妄之說或由是縱術數詭變之談其要由不知神道故也明儒云西人巧於術數而暗通機之學可謂知言之選矣西儒喜構造詭異荒唐不知其必然而誘惑愚蠢也吾法得天眼神境等神

通以見其實者之外出於臆想情解者敢弗取也縱
 博識強記盡天下之書其在於聞見之間得其實者
 之外出於情量臆斷者亦敢弗取也如教而解如解
 而行如行而證六通無礙無毫所惑是名真知道之
 人遠見萬劫之前猶如今日其見萬劫之後亦然而
 不為山壁所障徹視無窮天地猶如眇掌菓例如釋
 迦懸知今日盛起地動說預為設難破復如遠說海
 外萬里之事今日皆有微如是而后始可得語大荒
 之外論幽渺之事又非如是人之所言不足為據也
 碌碌庸人不自揣厥分猥測荒唐之事筆以惑人輕

窳之士競騁焉苟存意於道者豈不務而闕乎哉

詳日月行度之義

起世經云彼日天勝大宮殿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
 等為五一名為持二名為住三名隨順轉四名波羅
 訶迦五名將行於彼日天宮殿之前別有無量諸天
 先行皆名罕行婆娑翻名堅行天又同經曰彼月天子最勝
 宮殿為五種風攝持而行何等為五一持二住三順
 四攝五行以此五風所攝持故月天宮殿依空而行
 亦有無量諸天引前而行彼諸天子皆有名字印度
 多謂氣為風西洋多謂風為氣其義遞通故知乘五

種太氣而運旋四天下又正法念經曰閻浮提北名曰風輪可以合考

詳日月行度速疾

大毘婆娑百三十六云譬如四善射夫各執弓箭相背攢立欲射四方有一捷夫來語之曰汝等今可一時放箭我能遍接俱令不墮於意云何此捷疾不忒芻白佛甚疾世尊佛言彼人捷疾不及地行藥叉地行藥叉捷疾不及空行藥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大王衆天彼天捷疾不及日月輪二輪捷疾不及堅行天子此是導引日月輪車者又正法念經云以天眼觀

須彌山高廣八萬四千由旬阿修羅王住在其側居此水下以衆生業之所住持今日旋轉有大尊神名曰健疾常在前導于晌日頃能行十千一百五十由旬周而旋轉以日爲度其行捷疾不如是則不可得一日而能轉四天下

辨南極之義

問揆日候星紀要一云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湯羅兩公航海過赤道南三月有奇見南極已高三十餘度又物理小識一云滿刺加國處赤道下南北二極此地皆可測春秋分日正麗天頂冬夏至日距頂各

二十三度有奇彼人日境常見晝夜平亦常見南北極麗天諸星無一隱者又見天經或問載南北見界圖赤道以南衆星拱南辰猶如赤道以北衆星拱北辰由是觀之蓋天及與印度天說非與天不合耶曰是非難曉矣人皆久肄渾天之說故固執以爲衆星綴附于天而繞矣復聞赤道以南衆星拱南辰而繞益以謂渾天及地球之說信而徵焉於是嘲蓋天須彌之說以爲虛誕是自不達也耳若夫太陰一周爲之一月太陽一周爲之一歲五星之運亦各異其行留退順逆各任其情豈能一軸之所轉哉其義如詳

于前若爾者南邊有居輪恰如北邊也復奚異湯羅諸人從北邊五十餘度之地始泛南海偶得見南極以爲飾己說具想如南印度人見南極蓋其常矣故南海傳云若欲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其邪正的辨禺中彼土者登高山而窺則闔天星曜無一不見者故星曆等較之諸邦爲最詳又據佛說四洲各有北極及南極是故對較四洲之衆星則當如今所在此見界衆星不足百分之一故文殊儀軌經中空居大曜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爲首別列六十一大曜總舉無數大曜復別列四十一星王總舉

百千眷屬復列三十六億衆星十二宮三十六宮及
 無數大宮又正法念經說東弗婆提有多星宿海衆
 星多聚其海上故名耳如此精博豈他邦所及乎其
 詳於星象亡論而如南印度者詳南極之事幾如吾
 方於北極而彼地者亦得能見北極也而彼地諸人
 悉信日月衆星繞須彌皆不疑矣且其詳南極豈類
 此地人迥暗推以議之耶而彼不疑其蓋天則我焉
 復容疑乎哉

論印度星曆說不來此上者多

印度言星象也最精且博矣雖然非是出世之急故

弘法諸師不務而傳譯焉是以不來此土者甚多如

南極之事獨見南海傳而其餘無嘗詳之者又紫微

內外之衆星限于一洲而不互餘三洲義偶見瑜伽

略纂曰繞須彌而行者此據通天下星等言指下通四
天下星也

非別洲星別洲者指南閩
浮洲一天下如北斗辰一洲轉故是紫微

宮內外亦有表時善惡一方一國之所共覩非於餘處

如前所論紫微宮內外則當於閻浮提之中心其象

如蓋笠印度內外之典籍以北辰及斗爲禱天之要

法其本命元辰者關於人最重矣不肖昔未曾得其

意今也及檢是事始得知所以北斗辰關人切而司

其命辰之理何者北辰則距閻浮南際七百六十由旬零三二也當於閻浮提中心而位焉其於人也如懸蓋矣原所以天地人理一而人之命辰本係於斯之象其不顯乎故瑜伽爲法修護摩時必特供曜宿其由致深矣哉是故密部中特說北斗辰者甚多瑜祇熾盛光等爲首妙見經七佛神咒經北斗別行法七星如意輪等之法不遑枚舉而當審詳閻浮提所當極辰下之地閻浮提地過于極辰之北者猶千二百由旬餘也如詳之於第三卷準閻浮提餘三天下亦不可無紫微宮內外之衆星如南閻浮提餘三天

下亦各不可無南極內外之衆星印度極詳此事故慈息瑜伽疏謂有別洲星與通天下星之別今檢之以通天下星較別洲星其別洲星應當甚多凡若所在紫微宮前後百三十度之分內衆星悉在此洲上而環運焉故所不通餘洲也而又若所在南極前後百三十度之分內衆星是亦限一洲不通餘洲由是別洲之星理甚夥西說曰金木二星者其運輪小而不能包地惟抱日爲輪月者其輪益小而祇抱地爲輪又令地遽轉等逞種種苛纖以爲精微皆妄誕也耳今以紫微宮內外衆星之游輪有通不準知之五

星等有運轉廣狹行度遲疾參差不齊亦何所塞之
 有夫六十一種之大曜及無數眷屬三十六億之衆
 星豈耐凡之所見況二極各布列四天下絕非肉眼
 之所知以藐焉天地設任胸臆蓋不知己分之甚也
 證印度測曜病高卑其傳甚久

印度則當佛出世時已有測七曜高卑術如前已引
 經論而證今復檢嘉祥仁王疏云三藏師云外國指
 度大白星名天師星如理行則國豐失度則儉○彗
 星者外國名閻羅王星此星隨所出處必有災難也
 ○輪星者有暉如輪若日月五星破輪星中央則國

土分散日月五星在輪星右行則國土安樂也左行
 亦不好也○鬼星者九月中日沒在東北若行缺是
 過時節若近上則鬼神來破國病人輪星者此方所

宿○火星者熒惑星也此主賊若夫高則賊起若
 下則賊伏若在子處則下若在午為高○水星者即
 是濕星亦是太白若在寅為下若在申為高一處三
 十日行十二月得一周從鷄狗猪鼠四處行無水從
 鬼蛇羊猴四處行則多水從牛虎龍馬四處行則平
 水平水則不多不少○風星者即昂星在虎處則高
 一處三十日行猴處行則下若高多風無雨若下多

雨少風七月高正月下八月至正月從秋分至春分漸漸下

二月至七月從春分至秋分漸漸高此高卑言其大概耳若欲詳知者就於曆術而

互隨日行則有三種二月三月八月九月同日行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此四月在日前行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此四月在日後行此是如法行異此則失

度不好也乃星者且滿星一處行逕二年半若在兜

處最高若在鷄處最下若高多乃兵衆生餓疾病若

下少乃兵此中三藏者即指嘉祥所稟羨印度之師

或是真諦等矣嘉祥與天台同時在陳隋之間印度

詳高卑術而其傳久可見也西洋雖專測七曜高卑

未曾聞測經星之高卑也以今已詳言昂星等高卑

觀則印度不止言七曜高卑亦能得測列宿高卑之

行又不止測經星亦能得測其他雜星而其如輪星

乃星等此方所未嘗聞也又有五星之外與經星不

齊其行者今已言乃星一處行逕二年半是與五星

段目全同由是觀之西儒恆星天之說其非也滋彰

焉西人漫欲以井蛙之見尅測渺邈天地是非不恐

大方者哉

論侍天形服翳月光之說

問阿含起世等經說緣諸天形服隱翳月光否致月

有虧盈其言非甚近誕耶曰是自不達而謂爲誕耳
今舉文而釋之起世經曰月天宮殿縱廣正等四十
九由旬四面垣牆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
青瑠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
之一分天青瑠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
爲五風攝持而行於此月殿亦有大輦青瑠璃成輦
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彼月天子身分光明照彼青
輦其輦光明照月宮殿宮殿光照四大洲彼月天子
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
名千光明亦復名爲涼冷光明又何因緣月天宮殿

漸漸現耶佛答此月三因緣一背相轉出一青身諸
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
故月漸而現二從日天宮殿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
障彼月輪以此因緣漸漸而現復何因緣是月宮殿
圓淨滿足亦三因緣故令如是一月天宮殿面相轉
出二青色諸天常半月中隱月宮殿此月宮於十五
日時形最圓滿光明熾盛是故能覆諸光三此月宮
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
不能隱覆乃至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者最
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現此中虧盈各

說三緣初所說背相轉出故虧面相轉出故盈者與
瑜伽論所說同同論云此月輪於上稍欹便見半月
由彼餘分障其近分遂令不見如如漸側如是如是
漸現圓滿若於黑分如如漸低如是如是漸現虧減
經與論合考則義自明也其第三緣說由日光開覆
致有虧盈者即立世阿毘曇論最審詳之如前出之
其第一緣說由侍天形服有虧盈者是理當演八部
衆之所見夫如來出興不獨爲人趣是以始從成道
終至涅槃每說經會天龍夜叉等八部大衆莫不圍
遶焉且八部之衆甚多而人纔居其萬一已耳故不

啻說人之所見也今由何知其爲八部之所見者月
城之大四方正等當二千里而上已說月有千光其
五百光向下而照其五百光傍行而照而人之所見
則理當向下五百光及月城下面寶光也立世阿毘
曇論云月宮者厚五十由旬廣五十由旬琉璃所成
白銀所覆水大分多下際水分復爲最多其下際光
亦爲最勝此中既說下際光最勝其照下土者下際
寶光是也豈關二千里之上金城中侍天翳障乎故
知今所說爲侍天所翳障者其傍行光明而與八部
之所見者而決非說人之所見也故所以月光虧盈

佛國曆多編 卷之五 三十四
者立世阿毘曇說之既盡矣其事如前詳之起世經
等廣說其緣故不須偏以人事爲難既月天身分有
青光則侍天亦有所應光明而青色青光白色白光
是常所定也今已言侍天形服瓔珞悉青故知數多
侍天悉有青光則豈不翳障月光哉况月宮者其果
報齊四王天婆娑論云四天王身長一拘盧舍四分
之一卽百二十五弓依正法念經四天諸身其量脩
短一同王身準知月宮諸天之身量亦當然也身量
廣大而赫奕身光亦準月天子其青光翳障月光也
著矣豈可以庸常凡人之事爲難耶夫善思施

駁周覽地球妄談

近聞西洋賈船有一周地球者徒是妄說耳不肖嘗
見一冊子新井白石所筆曰元祿中奉命在長崎視
蘭賈事一日蘭人語曰先是五十年吾國王欲窮溥
天之地遂命造巨艦十有二艘遣人浮滄溟以之四
方方各三艘尅日同發居久適東洋者還奏曰臣等
望渤海直進將窮太陽所浴之處忽船重不能動猶
如委膠泥然俄頃驚濤大起若逆掣者却退數里似
下峻崖因得還耳之南溟者反奏曰臣等直欲窮南
溟侵太瀛幾數萬里忽激浪漲湧鼓怒若雷船不得

佛國圖考卷之五 三十三
敢前輒取遠鏡候之南可五六百里海水奔注猶如
數條瀑布或百尺許或二百尺許餘無所見浮西海
者復命曰臣等直欲西攀金樞入渺瀰幾數萬里不
見天日矇乎不知所嚮有彌覆海面者如蛛網狀甚
堅韌能遮船厲力割裂得遁歸蓋黑闇中不可辨果
是何物餘無所見航北海者反報曰直北指大洋見
曠渺之地無有人住相議欲墾辟之三船各留人凡
五十員分其糗糧與其器械而還請再與數百人往
將理之遂許之再到其地則所留五十人皆既死云
蓋是北極下之地也是新井氏所親筆其人典實不

挿欺妄斯蘭人之話似說其實者夫大荒之境神僊
異類之居異氣甚多非凡人之所堪也如是至渺之
說非神用之人則何由得能知之若欲知之莫如學
佛典竊按如蜘蛛網者蓋是羅刹空網矣東西二邊
之處近於東西迦樓羅洲也南溟激濤者乃是大波
海而近于鐵圍也北邊陸地卽是到於七林七河之
地也又近梓泰西圖說者其中曰有人欲過北海出
東洋北海堅冰厚數丈不可得舟行夏轉路自南方
赤道下過及折向北不可復行所謂是冰海烏能得
過之邪又元祿中東國有一諸侯欲探東溟新造巨

船差人試之數日陷於泥海船不能動一日大風幸
 得離之得以還報與蘭人之話適合且據大毘婆娑
 之說東西隅各有一迦樓羅洲廣各一千由旬是非
 人住處假使強侵之則將整粉豈得陵到哉

眼智第五 自二條

後漢書論印度風土曰其國則殷乎中土靈聖賢懿
 之所降集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
 天外是非過與也夫溥天之下何地不降賢哲若有
 賢哲則豈得無法教哉然聞印度獨有眼智之法未
 聞佗邦始有此事是乃理絕人區之謂歟所言眼及

智各有二一有漏

眼耳等六瘡門曰漏泄過失無窮使有情稽留生處流轉三界謂之

漏者謂之有漏

二無漏且有漏天眼有二一生得

天眼二修得天眼生得天眼者唯有漏無無漏者此
 即色界初靜慮地所生諸天果報即是異熟生

分俱舍論云似天謂生餘趣由勝業等之所列生能遠聞似天眼耳如藏臣寶菩薩輪王諸龍鬼神及中等 二修得天眼者諸仙所教及世間定力所得者是

也此有多淺深若依初靜慮發者能見諸色便至梵
 天若依第二靜慮發者所見能至光音天乃至依第
 四靜慮發者所見能至廣果及色究竟天豎既爾橫
 亦準焉故初禪得者能見四天下乃至第四禪得者

能得見三千界，又有不作意則徧極中千界，作意則能極大千界等之別。廣明如婆娑百八十六次無漏天眼者，唯是修得無生得者。此即佛世尊所教佛及阿羅漢等無漏道力所得者是也。然就一家所判言之，有界內界外別，界內天眼則唯約定力，界外天眼則約法性界外，天眼中亦有別。圓二教之殊，教門繁廣不能悉舉示之。故今先略舉天眼相，後示修習相。以開蒙士天眼相者，俱舍論二十七云：如是眼耳何故名天眼？即是指色界諸天定地攝故。禪定力極清淨，故立以天名。由此經言：天眼耳者，無有皮肉筋纏血

塗唯妙大種

色界四

所造淨色。又云：肉眼於諸法被

障細遠色無能見，功用天眼見無遺。法蘊足論云：於眼團有異色界大種所造，天眼清淨現前。由此天眼能見前後左右上下諸色差別，非石壁等所能障。故婆娑一百八十六云：天眼左右勝劣品類必同。謂非左劣右勝等俱舍寶疏云：問此是天眼於一切頓見十方諸色境，不曰能見。智度論三十九云：菩薩天眼有二種。一者從禪定力得，二者先世行業果報得業報得業報生。天眼常在肉眼中，以是故三千世界所有之物不能為礙。因天眼開障，肉眼得見，是故肉眼

得名果報生天眼常現在前不待攝心又云肉眼因緣虛誑不淨天眼因緣清淨又云菩薩天眼有二種一者果報得二者修禪得果報得者常與肉眼合用唯夜闇天眼獨用諸人得果報天眼見四天下須彌四洲是欲界諸天見下不見上菩薩所得果報天眼見三千大千世界禪定離欲天眼所見如先十方天眼明中說又云肉眼不能見障外事又不能遠見是故求天眼廣明天眼如毗婆娑第一百八十六卷中其他經論徃徃明六通甚廣今舉其大略耳總論眼根有其五一者肉眼二者天眼三者慧眼四者法眼五者

佛眼其義甚廣皆略之又通有六種神境天眼天耳他心宿住漏盡是也如俱舍廿七明今略之後明修習相者俱舍論廿七云天眼耳根即四靜慮所生淨色謂緣光聲修加行故依四靜慮於眼耳邊引起彼地指四禪天也微妙大種四大種也所造淨色眼耳二根見色聞聲名天眼耳天耳者同文故來也耳光記云修得由修定得故正理論七十六云根本四靜慮中有定相應勝無記慧名爲天眼及天耳通此所引生大種果名天眼耳極清淨故立以天名大毗婆娑論一百八十六云謂初修業者於世俗三摩地三界九地禪等已善修習善得

自在令起現前為欲引發天眼通故先取淨鏡面相
 或日月輪星宮藥草燈燭未足諸光明相或大火聚
 燒諸城邑多踰繕那燄洞然相取是相已由假想作
 意力於不見位能起光明勝解相續引發天眼有時
 即於常眼處所有色界大種所造淨天眼起能見衆
 色若好若惡又法蘊足論七云初靜慮所攝離生喜
 樂離欲界地之感所生功德名曰離生喜樂地俱行心一境性說名為定
 此定名曰初禪欲修天眼者非先得此定已上則無
 緣修天眼雖然已於初禪前之未至定分發天眼微
 視數萬里外是名似發即於此定若修若習恆作常
 所見鹿且淺非真天眼作加行不捨說名為修若修若習若多所作顯彼自

在能令證得現法樂住義如前說於光明想善攝受
 等者云何光明定加行修何加行人光明定謂於此
 定初修業者先應善取淨月輪相或復善取淨日輪
 相或復善取藥物末尼諸天宮殿星宿光明或復善
 取燈燭光明或復善取焚燒城邑川土光明或復善
 取焚燒十檐或二十檐或三十檐或四十檐或五十
 檐或百檐或千檐或無量百千檐薪火光明觀想自
 此火光明熾盛極熾盛洞然徧洞然從上文義皆就
常途看謂隨取一種光明相已審諦思惟解了觀察
論文煩茂勝解堅住而分別之彼於爾時若心散亂馳流餘境

不能守念令住一緣思惟所取諸光明相齊此未名
 光明定加行亦未名入光明定彼若爾時攝錄自心
 令不散亂馳流餘境能令一趣住念一緣思惟如是
 諸光明相如是思惟發動精進乃至勵意不息是名
 光明定加行亦名入光明定彼於此道生已修習多
 修習故便令心住等住近住安住一趣等持無二無
 退思惟如是諸光明相齊此名爲己入光明定而未
 名爲光明定想云何名爲光明定想謂即依止前光
 明定思惟如前諸光明相諸想想等想解了取像己想
 當想名光明定想此光明定想名光明想於光明想

善攝受者謂於此想恭敬攝受殷勤攝受尊重攝受
 思惟彼因彼門彼理彼方便彼行相故名善攝受善
 思惟者謂數數起光明想已數數思惟光明相想善
 修習者謂於此想數習數修數多所作故名修習善
 通達者謂於此想想等了審了等審觀察故名善通達
 若晝若夜無有差別者謂如晝分審諦思惟解了觀
 察勝解堅住分別如前諸光明相夜分亦爾如於夜
 分審諦思惟解了觀察勝解堅住分別如前諸光明
 相晝分亦爾故名若晝若夜無有差別
 若前若後無有差別者得天眼者視後猶如前謂如對面審諦

思惟解了觀察勝解堅住分別如前諸光明相背向
 亦爾如於背面對面亦爾復次如於前時審諦思惟
 解了觀察勝解堅住分別如前諸光明相今時亦爾
 如於今時前時亦爾肉眼唯能視現前境耳天眼不
 遠劫之境復能視
 帝能視現在境復能視過去久
 未來之境至曠遠故名若前若後無有差別若下若
 上無有差別者天眼視上方至色究竟天視下方至
 阿毘至若界外天眼者能至無邊
 謂如於下方審諦思惟解了觀察勝解堅住分別如
 前諸光明相於上方亦爾如於上方於下方亦爾故
 名若下若上無有差別開心者謂發起光明照了鮮
 淨俱行之心離蓋者謂遠離昏沈睡眠纏纏十蓋五
 纏蓋五心

用明了修照俱心者謂修習光明照了鮮淨俱行之
 心除闇昧心者謂此心中不起闇昧相惟起光明相
 如燈燭光明了除闇相以上四心者勤
 加除障之法也修無量定者
 謂修無量光明相定是名修定者云何為定謂即於
 光明審諦思惟解了觀察勝解堅住分別所起心住
 等住乃至心一境性總名為定云何為修謂於此定
 若修若習恆作常作加行不捨總名為修若多所作
 者顯於此定能得自在能令證得殊勝知見者云何
 名為殊勝知見謂於此定若修若習若多所作至圓
 滿位於舊眼邊發起色界大種所造清淨天眼於欲
 界身

中獲得色界清淨大種所依此天眼生淨眼識依此
造天眼是因禪定力故也
 眼識能徧觀察前後左右上下諸色如如色界大種
 所造清淨天眼舊眼邊起如是如是生淨眼識依此
 眼識領受觀察彼彼諸色是名此中殊勝知見有作
 是說由意淨故勝解觀見即人肉眼變成天眼名勝
 智見今此義中即前所說清淨眼識相應勝慧說名
 為智亦名為見謂天眼識相應勝慧領受觀察彼彼
 諸色是名此中殊勝智見今且舉修習大略耳其義
 散蔓大藏中請就而研尋焉夫無天眼已既有天眼
 則見大千界尚如掌某況於一四天下乎與談天者

家臆度百計以役役籌運者豈可同日而論哉其任
 數者至極遠之境則毫釐之差積為山嶽如彼西洋
 舊說測日為大於地百六十八倍新說則測日為大
 於地纔五倍是所謂毫差積為山嶽者也彼所測量
 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一經
 說舍利弗一時以天眼見水有蟲不可飲以密絹漉
 至七而蟲猶不盡天眼見極細色過見微鏡遠矣又
 說阿那律得半頭天眼見三千界如掌中菴摩羅果
 其見於極遠彼窺天鏡豈足比耶問言天眼唯出佛
 經西洋支那無嘗有是說不審何由知其不妄耶答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漢武帝不信弦膠魏人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
 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如世有祝師
 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
 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況於得厥真性神通者乎
 佛前佛後印度佛子梵志修得天眼者豈止億兆哉
 其事詳於大藏中又支那及本邦間有得天眼者粗
 見諸僧傳世已澆季而得禪者甚鮮矣雖然若纔得
 欲界禪而觀慧少得相應則可信人雅具天眼之性

無毫所疑譬如臨海濱者雖未得泛於瀛洋而窮其
 深廣聞其曠渺無毫所疑焉在昔間有得諸深禪而
 發真似天眼徹視數千萬里之外者且舉其一二以
 為左證在乎支那以摩騰法蘭等為其始有如寶誌
 杯度白足等不啻具天眼六通無礙而厥深淺不可
 測者高僧傳玄高傳云高學徒之中遊又六門者六
者禪定之名即六妙門是也百有餘人入室之弟子也有玄紹者秦州隴
 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
 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常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
 者又十一人時西海有樊會僧印者亦從高受學志

狹量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慚愧。支那僧傳中，此類不啻什佰。又吾本邦累代碩德，間有得神通者，然吾法有佛嚴誡，淺位行人縱修得神通，深禁現之。故若有分得之者，不為佗所知也。況世淹澆季，絕乏其人，豈不慨然哉！問縱經論，徃徃有其方法，在而不得聞，其至當理，則何由得。翹信耶答，欲覈此義者，莫若學大乘，蓋自非曉唯識唯心之理，終無緣達天眼之理。夫離肉眼之性別

非有天眼之性也。若不達是性，則不啻暗天眼之理。又焉得達自己靈知之一念，及與萬物之理本耶。原夫天眼者，色界清淨四大種之所成也。大種有許多，鹿妙如後文。大種體是法性。大種謂地水火風也。亦名真如，亦名如來藏。亦名唯識楞嚴曰：眼耳等六根，色聲等六塵，眼識等六識，本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地水火風亦復如是。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真空者，名無相，非言虛。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性水性風等亦復如是。若此虛空性，圓周徧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本無生滅若見聞覺知性圓周徧本無動搖當知
 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
 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
 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
 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是名
 楞嚴圓成實性其說慇懃叮嚀修圓乘者不可不讀
 也今日比較外典以釋其義者楞嚴所謂如來藏者
 如易所謂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
 萬物生生理無窮是幾似藏性之義老子謂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老氏又謂之玄牝孔子謂之太極極會

靈知蘊萬品之性蓋無象而有象也故非獨氣矣孟
 子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之間今唯言氣而意似含
 蓄以為難言故也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而天
 氣也地質也人靈也以質視氣則質為粗以氣視太
 極則氣又為粗太極豈唯氣哉然互古皆言天積氣
 地積質爾若夫果唯氣質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
 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歿生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為
 偶然則慧迪從逆捷如影嚮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
 擊霜飛人妖物皆皆非偶然者也其說害於道豈少

小哉吾聖教以萬法之極名爲如來藏

如來亦名如去如謂萬法

一如之義來謂生生無窮去謂滅滅無盡今則以來顯去藏謂含藏萬象之義也

又名妙明

真心等而不爲氣者氣是無知心是靈知無知之氣

曷得能生神鬼人畜蠢蠢蠕動之靈知譬如未油榨

砂萬斛終不得一滴若言氣能生靈知者草木亦生

於氣而何無知耶若言侔生於氣而一有知一無知

者於理甚窒矣須知氣所生而非能生也故楞嚴名

之如來藏法華名之實相所言藏性者體唯一精明

矣萬物外此莫有一法可得者也是故修稱性徧則

肉眼體全與盡虛空相融無所不至當於此時行者

雖自無分於天眼之事冷煖自知靡毫所疑矣吾聖

教之爲法也縱理既極解既盡若不如理而行如解

而證則不爲稱以實悟圓乘者也若欲體信衆生雅

具天眼之性者先須就師聞圓實之理而依法修習

將護不已則一旦豁然藏性當自現前灼然體達本

具靈知徧於盡虛空而不得能所於是觀見法界則

盡天地無所非眼中也妙解雖既如是不依法而行

則無緣得其眼用於是若欲修天眼者先須修依地

若不然則縱修習而不能得天眼依地者四根本禪

是也欲修四禪則必先當修欲界定如登高必自卑

以此定必為發定之始。摩訶止觀云：若身端心攝氣，息調和覺，此心路泯然澄淨，怗怗安穩，躡躡而入，其心在緣不馳散者，此名鹿住。從此心後怗怗勝前，名為細住。兩心前後中間必有持身法。此法起時自然身體正直不疲不痛，如似有物扶助身力。若來時緊急去時寬緩疲困，此是麤惡持法。若好持法，持鹿細法無寬急過，或一兩時或一兩日或一兩月，稍覺溪細豁爾心地作一分開明，身如雲如影，忽然明靜，與定法相應，持心不動，懷抱淨除，爽爽清涼，雖復空靜而猶見身心之相，未有支林。謂禪定也。功德是名欲界定。

成論名此十善相應，心閃閃爍爍不應久住。又此定稱名電光遺教云：若見電光暫得見道，涅槃經云：一切眾生皆有初地味禪，若修不修必定當得。文理既如是，世雖澆季，若有行人修習至誠，則何不發欲界定。今雖澆末，間非無其人。若依止是定，得發一分之開明，則灼然了知見聞覺知體是一精明，雖不深境界體法無所疑，若更進正發未到定，則心地開明大倍於前。止觀云：從是心指前欲界定後泯然一轉，虛豁不見欲界定，中身首衣服床鋪猶如虛空，固固固者安光也穩身是事障障，未來障去身空，未來得發。未到定又各未來定。

是名未到地相無所知人得此定謂是無生忍性障
 猶在未入初禪豈得謬稱無生忍耶如灰覆火愚者
 輕踏之凡夫始得深妙之境界是以未到定之相既
 如是未得發根本禪則雖無禪定真實功德若得入初禪則
 功德八種若得此定發則定中總不見身心世界洞然
 明曰唯有一精明於是益加精修則開發相似天眼
 徹視遠境能至若百里若千里若數萬里之外而是
 非真天眼也發此定甚有淺深余別有考僧傳中間見發
 此定者然此等之定者皆世間禪而學大乘者非敢
 所期而修觀稱性則欲界未到等之依地法爾自發

焉修觀者不可不知也今雖淹澆季不可謂絕無其
 人若自非依止是定修習圓乘一旦豁然泯絕境智
 者則不足為知法人也問若言修能稱性者今絕無
 得天眼者何也曰今雖親無其人以有解行證之分
 故亦足能取徹底之信謂解者如先了知鏡能現像
 行者如磨鏡垢除照顯而由用功之淺深照用有明
 昧發天眼亦復如是證者如垢除照顯見自己面無
 所擬宜今初心行人雖分得相應眼識稱性稍知周
 徧奈何無始薰染以未淨除故照用不顯譬如鏡未
 磨則像不現以像不現豈疑其照用耶如物沈濁水

則不得見之水澄清則物自彰焉以其不見豈疑有物哉行者分得相應則豁達人皆固有天眼等六神通之性無毫所疑今家名之解了名字位從此位進而不已則修益稱性定中大開明而觀見無窮之天地如明鏡現像此位有五種淺深是名觀行五品位從是精修益加焉位踰一等則得入相似鐵輪位此位爲用也不惟得天眼均淨六根上從阿加岸陀天下至阿鼻至明視聽之詳思察之毫無所遺豈止一四天下哉百億之天地皆於性中現焉若准小乘則是爲真位之神通若在大乘則尚是名相似內凡位

未爲真位聖者也過是位已始得入真位真位有四十二品之差降其神通妙用豈可測知哉爲井蛙不可語滄海與山左難論珍羞如證中道之妙用縱令爲廣論之徒生疑惑者多而信之者鮮矣故今裁示入理之門耳庶幾一時攝心觀察是眼識體全靈知若達是理則於天眼之事粗足釋疑永吾黨非喜逞偏黨愛見也西人所稱近始得知如亞墨利加墨瓦臘泥加數千載之前聖教言之已詳矣又如亞細亞等三大洲其形三角俱舍等諸論已亦說之今徵之於彼坤輿圖且如西洋新說使地運轉如來懸知是

說起于後世爲預設其難破以遺之將來慈濟之淺可謂至矣盡矣又正法念經身念處品廣明修得天眼者詳見四天下所有國土聚落山川河海及六萬諸山圍繞須彌等之相其義甚詳矣其他一代藏經無徃非其事深思旃

復次明智者大藏中常所演二智三智四智五智及俱舍十智仁王十智汾陽十智天台妙玄之二十智等取要言之不出真俗二智而今則不問真與俗又非欲廣論智惟爲欲令人知智與情之分也凡世間之典籍稱爲智者皆慮知情量之分而總非實智也

當知實智也者離念絕想昭昭靈靈洞然覺知諸法恰如明鏡現像似清水浮影若介爾起念卽墮情以不得爲智矣慮知又名覺觀性相分別之爲四十六以名心所此心所及心王等槩皆屬情若自非能達藏性者何由知智稱境而照察矣哉蓋佛乘之外未曾有明斷情亡念已別有許多智用者也佛教有大小兩乘小乘則明六識是名事識大乘則明八識是名業識若非破無明證法性者則不能由業識也夫凡人之於念也其所現行但限六識意識外取五塵之境內起相負是名法塵名其能緣以爲緣影心若

詳之則識先了別前境是名心王而領納其苦樂捨
是名受次取其相負是名想違順行於此是名行此
受想行總名心所合色法色有十種以為五蘊凡學世
典者僉昧心地故小乘之性相猶不能得而讀況知
大乘所明益精且深哉故偶雖有見佛典者夢夢而
不知所分曉矣及見界外邈遠之說惑耳驚心大生
毀詆者多矣是不知別有境界故也言以佛典不知
讀佛典者是也猥欲以六識緣影之分別智商量若
八識所現之心境若無垢清淨之寶智焉得闢其堂
哉世人但知以慮知為智而不知離念別有智是亦

如惟知有肉眼而不知別有天眼及五眼猶為不然
者試道絕心路已誰能覺知焉子貢言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世人不嘗知入理之門
妄欲議大聖之經典豈不謬哉請一了知現前一念
之心元是如來藏理清淨湛然周徧虛空若修稱性
徧則豎照古今橫觀十方森羅萬象現於自己之性
中如浮光齊幻影靡事不明也矣當於此時灼然洞
達智眼之分釋迦一代之藏經朗然在汝之心裏要
欲令人達此智眼而無疑故不自揣鄙陋但論其梗
概也耳

佛國曆象編初編卷之五終

御本製

大阪長堀橋北詰泰大和屋四郎兵衛





御本製

5/10
10/10

